

古龍

經典武俠名著



名劍風流



台灣

名劍風流 下

【台灣】古龍著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 虞苇

封面设计 石华

名剑风流

[台湾] 古龙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9印张 6插页 780,000字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1748-0/I·1541

定价：(上中下) 38.80元

目 录

第二十八章	神秘少年.....	827
第二十九章	黑夜追踪.....	871
第三十章	惊人惨变.....	903
第三十一章	不测风云.....	934
第三十二章	飞来横祸.....	967
第三十三章	互斗心机.....	998
第三十四章	刀光剑影	1027
第三十五章	灵鬼化身	1053
第三十六章	地狱恶魔	1082
第三十七章	阎王债册	1111
第三十八章	奇峰迭起	1143
第三十九章	风波已动	1173
第四十章	佛法无边	1205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形却跟你不一样。”

朱汨儿还是忍不住问道：“他是为了什么？”

姬灵风道：“他并非不肯承认俞放鹤是他的父亲，他只不过认为现在这‘俞放鹤’是假的。”

这句话说出来，朱汨儿固然大吃一惊，俞佩玉面上也变了颜色。姬灵风望着他微微笑道：“世上有很多人都以为自己的秘密别人绝不会知道。其实自古以来，绝没有永远瞒得住别人的一件事，你说是吗？”

她也知道俞佩玉绝不会回答这句话，就接着道：“世上很多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你以为你已经避开了我的时候，我却偏偏遇见了你。”

俞佩玉道：“你是说……”

姬灵风道：“我是说那天，在那荒僻的小镇上，你以为绝不会遇见什么人，却不知那天见到你的人，实在比你想象中还要多得多。”

俞佩玉叹了口气，喃喃道：“的确比我想象中还要多得多。”

姬灵风道：“那天我见到你和林黛羽一起走入了那客栈，我不禁也吃了一惊。”

俞佩玉插口道：“但我直到现在还不解，你怎会到那小镇上去的？”

姬灵风道：“我是跟踪着西门无骨去的。我自从遇见了他之后，就对这些人的行事有了些怀疑，总觉得他们不是好人。”

俞佩玉苦笑道：“我未想到你是为了跟踪他们，才遇到我的。”

姬灵风道：“我也未想到他们是在跟踪你的。也未想到红莲花在那小镇上出现，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丐帮在川中有一个集会，所以他才会路过那里。”

俞佩玉叹道：“这世上凑巧的事未免太多了。”

姬灵风道：“红莲花见着你们时，只怕比我更吃惊。他再也想不通那位冷若冰霜的林姑娘，怎会跟一个陌生的男人走进客栈去，而且还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朱泪儿像是想说什么，瞧了俞佩玉一眼，终于忍住。

姬灵风道：“红莲花自然想去瞧个究竟，但却自持身分，不肯在暗中偷看别人的隐私，所以要他门下一个叫宋老四的弟子扮成店里的伙计。”

俞佩玉冷笑道：“我也早已看出那伙计神色有些不对。他一走进屋子，眼睛就盯在林……林姑娘身上。普通的店伙，怎有那么大的胆子？”

姬灵风道：“你难道也看出他是红莲花派去的么？”

俞佩玉默然半晌，道：“我虽不能确定，但也知道‘车船店脚牙’这五行中的人，若不和丐帮暗通声息，就很难立足。”

姬灵风悠然笑着道：“但你只怕再也想不到那宋老四也是我的属下吧。”

俞佩玉失声道：“他难道也有了毒瘾么？”

姬灵风道：“不错。他还未禀报红莲花之前，就将你们的动态告诉了我。他说你们两人的神情本来就很奇怪，等他第二次进去的时候，那位林姑娘竟以棉被蒙着头哭了起来，你却面对着墙壁好像不敢见人的样子。”

俞佩玉道：“他还说了什么？”

姬灵风道：“他还说，他和林姑娘本就认得的，因为林姑娘以前遇着困难时，就是他扮成店伙为林姑娘传递过消息，但这次林姑娘却像是不认得他了。”

俞佩玉也想起了这件事，因为红莲花曾经告诉过他，那次林黛羽传出的消息，就是要红莲花信任“俞佩玉”。

这一切也只不过是几个月以前的事而已，但他现在想起来，却恍如隔世。

姬灵风道：“我听了宁老四的话，也觉得很奇怪，就忍不住去瞧瞧，谁知西门无骨他们已到了那里，红莲花也跟着去了。”

俞佩玉叹道：“我也知道那天客栈中到的人不少。”

姬灵风道：“我看到林姑娘忽然自屋里冲出来，大叫大嚷，接着，她用剑刺你，恨不得把你刺成个蜂窝。”

她盯着俞佩玉一字字道：“她这是为了什么呢？”

俞佩玉沉默了许久，叹息道：“正如你所说，我并没有告诉她我就是……就是昔年的俞佩玉，她认为我……我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所以要杀了我才甘心。”

姬灵风淡淡一笑，道：“红莲花和西门无骨那些人，见了当时的情况，一定也会这么想的，你这样对他们说，他们一定很相信，但是我……”

俞佩玉道：“你难道不信。”

姬灵风道：“我一个字也不相信。”

俞佩玉道：“那么认为这是怎么回事呢？”

姬灵风道：“第一，她必定已知道你就是以前那俞佩玉了，否则她绝不会和你一起走进那客栈，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俞佩玉道：“她……她也许只不过是等机会来杀我。”

姬灵风笑道：“她若要杀你，机会多得很，为何一定要等到那时下手？她等到那时才下手，就因为她不过是在做戏，一定要人都来齐了之后，才肯开场。”

俞佩玉脸色更苍白，道：“她为什么要做戏？”

姬灵风道：“只因你们早已看到了西门无骨那些人，而且知道他们一定會在暗中偷看的，所以她就故意和你争吵，故意要杀你。这么一来，那些人就绝对不会再疑心你就是以前那俞佩玉了。”

她悠然笑道：“就因为我知道你的秘密，所以我才能猜到这些事，我既然已经猜到，你再瞒我也没有用的。”

俞佩玉沉默了很久，缓缓道：“就算你猜得不错，又怎么样呢？”

姬灵风道：“也没有怎么样。我只过很羡慕你有林姑娘那么聪明、那么贤慧的妻子。”

说到“妻子”两字，朱泪儿的脸忽然涨得通红，忽又变得苍白，似乎恨不得塞住耳朵，不去听它。

姬灵风已接着道：“同时，我也很替你担心，因为像俞放鹤那样的人，你纵然骗得过他一时，迟早还是会被他看出破绽的。那时我想去警告你，谁知你一见到我，就像是见了鬼似的，立刻落荒而逃了。”

俞佩玉这次沉默得时间更久，才说道：“你方才所说的交易，又是什么呢？”

姬灵风道：“这些秘密，只要我一说出来，你立刻就有杀身之祸。但你可以放心，我非但替你保守这秘密，而且还可

以再帮你一个忙。”

俞佩玉道：“帮我什么忙？”

姬灵风一字字道：“帮助你毁了那冒牌的俞放鹤，只因我自己也想毁了他。”

俞佩玉长长叹息了一声道：“不错。我也知道你一心要做武林盟主，所以你一定要毁了他。你要毁他，就只有先揭穿他的秘密，所以你就想从我身上着手。你说帮我的忙，其实是在帮自己的忙。”

姬灵风笑道：“你我两人，现在正是同仇敌忾，谁帮谁的忙，岂非都是一样的吗？”

俞佩玉道：“我若不愿和你这种人合作呢？”

姬灵风淡淡道：“那倒也简单得很……我现在就杀了你……”

俞佩玉长叹道：“看来我已没有选择的余地，是么？”

姬灵风道：“正是如此。”

她忽又展颜一笑，道：“你若肯跟我合作，我就会倾全力帮助你。你也许还不知道我的力量有多大。我可以告诉你，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自西北到川滇，所有主要的城市，都有我的属下，只要我一句话，他们就会替你卖命。”

俞佩玉叹道：“你既已有了这么大的势力，为何还定要做那武林盟主呢？就算做了武林盟主，你又有什么好处？”

姬灵风道：“每个人都有种嗜好。有的人喜欢喝酒，有的人贪财，也有的人好色，我的嗜好却是权力。”

俞佩玉道：“权力？”

姬灵风道：“没有得到过权力的人，永远不会知道权力的

滋味。我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看天下武林英豪，聚集在我面前俯首称臣。而现在……现在我却只能在暗中活动。若不成功，我就永远见不了天日。”

俞佩玉叹道：“有人说酒能乱性，也有人说色能伤身，但在我看来，世上最害人的，只怕就是这‘权力’二字了。”

姬灵风的目光忽然变得火焰般炽热，一字字道：“世上最令人动心的，也就是权力。”

俞佩玉道：“可是你再想想，现在那俞放鹤虽是武林盟主，但你却并未对他俯首称臣。你做了武林盟主后，又焉知没有人在暗中背叛你？”

姬灵风道：“纵然做了皇帝，也难免会有乱臣贼子，但只要每个人当面都对我尊尊敬敬，就算有人在暗中背叛我，也没什么关系。”

俞佩玉道：“可是你这武林盟主又能做多久呢？”

姬灵风道：“只要有那么一天……只要一天，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俞佩玉叹了口气，喃喃道：“权力，权力……想不到这两字竟有这么大的魔力。”

姬灵风道：“这些事你已用不着多想了。你若想复仇，若想揭露那俞放鹤的秘密，就只有和我合作，否则你就只有死。”

俞佩玉沉声道：“但我也有个条件，否则我宁可死。”

姬灵风道：“什么条件？”

俞佩玉道：“我不愿你在我面前再提起那‘极乐丸’三个字。我非但不愿尝它，不愿看它，简直连听都不愿听。”

姬灵风笑了笑，道：“你以为这种东西很不值钱么？告诉

你，有时它比金子还要珍贵。你既已答应了我，我何必再糟蹋粮食？”

俞佩玉道：“只要我答应你，你就相信？”

姬灵风道：“世上若还有一个我能信任的人，这人就是你，何况……”

她一笑接道：“反正你还有很多把柄捏在我手里，我也不怕你食言背信，更何况，这本是彼此有利的事，你又何乐而不为呢？”

俞佩玉苦笑道：“原来我若想揭开他们的阴谋，就只有和你们这些人合作了。”

姬灵风道：“不错。那些自命侠义之辈，全都是站在俞放鹤那一边的，绝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肯帮助你，因为他现在正是武林盟主。”



世上有许多事的确奇妙得很。

俞佩玉做的本是最光明正大的事，却不得不偷偷摸摸，不得不和一些既不光明也不正大的人联合在一起。

他为了要活下去，却不得不先死一次。

这些事听起来很荒唐，事实上却很合理，而有些看来很合理的事，却偏偏荒唐已极。

朱汨儿再也想不到俞佩玉的身世竟有这么多隐秘，她这才发现俞佩玉遭遇之不幸竟远在她之上。她的不幸还可以对人说，还可以博得别人的同情，而俞佩玉的不幸却不能向别人提起。

她痴痴地望着俞佩玉，目中不禁流下泪来。

姬灵风忽然笑道：“朱汨儿，朱汨儿……这名字实在取得妙极了。你实在是汨儿人，只怕连血管里流的都是眼泪。”

朱汨儿怒道：“你可知道你自己血管里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告诉你，是阴沟里的臭水。”

姬灵风也不生气，微笑道：“别人悲哀时都不会发脾气的，但你一面流眼泪，一面还可以骂人，这倒奇怪得很。”

朱汨儿道：“这也没什么奇怪。有人一面微笑，一面却可以杀人，那才叫奇怪哩。”

姬灵风淡淡道：“笑着杀人的本事，只怕谁也比不上销魂宫主吧。”

朱汨儿一惊，失声道：“你知道我的来历？”

姬灵风悠然道：“你想想看，我若不知道你的来历，怎会将这种秘密当着你的面说出来？”

朱汨儿厉声道：“你怎会知道的？”

姬灵风道：“我若连这点本事都没有还敢和俞放鹤争霸天下么？告诉你，我人还在十里之外，而这里所有的事我全都知道了。”

她忽又向俞佩玉笑了笑，道：“对了。我还忘记向你道贺，你能娶到如此聪明美丽的妻子，实在可喜可贺。”

俞佩玉什么话也没有说，却忍不住瞧了朱汨儿一眼。朱汨儿脸色苍白，目中几乎流下泪来，颤声道：“你……你用不着说这种话来……来耻笑我。”

姬灵风道：“耻笑？这怎能算耻笑呢？”

朱汨儿咬着嘴唇，嗔声道：“你明知道那只不过是……是开玩笑的。”

她说出“开玩笑的”这四个字后，整个人都似已虚脱，眼泪终于又像断了线的珍珠般落了下来。

姬灵风道：“开玩笑的？婚姻大事，怎么能开玩笑？”

朱汨儿道：“但……但我……”

姬灵风柔声道：“你不用担心。你若以为他会不承认这婚事，你就错了。俞佩玉绝不是这样的人，他绝不会因为你没有死，而不肯认你做妻子。”

朱汨儿身子一阵颤抖，目光缓缓转向俞佩玉。姬灵风忽又笑道：“你不必问他，我还可以教给你一个法子。他若不肯承认活朱汨儿是他的妻子，你就死给他看。”

俞佩玉暗中叹了口气，只见朱汨儿还在痴痴地望着他，他正不知该说什么。朱汨儿已幽幽道：“你放心，我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了，我……”

姬灵风道：“为什么不做？这有什么不好？一个男人若喜欢一个女人，就可以用尽一切手段，别人都不会骂他的，反而会夸奖他的手段高明。那么，女人若喜欢上一个男人时，为什么就不能使用一些小小的手段呢？”

朱汨儿道：“可是……女人总和男人不同的。”

姬灵风道：“有什么不同？男人是人，女人就不是人么？千百年来，女人总是受男人的气，就因为女人常常将自己看得不如男人，所以我一定要为女人争口气”

她瞪着朱汨儿道：“我问你，你哪点不如男人？你为什么偏偏要自己瞧不起自己？”

朱汨儿咬着嘴唇，不再说话，但目中的泪水却已渐渐干了，苍白的脸上已渐渐有了光采。

姬灵风走过去拉起她的手，柔声道：“小妹妹，你和我都是女人，我们一定要联合起来，为千古以来的女人们争口气，让天下的男人再也不敢欺负我们。我们一定要男人知道，女人绝不是生来就该被男人玩弄的。”

俞佩玉瞧见朱泪儿的神色，就知道姬灵风这番话非但已将她说动，简直已将她收买了过去。

这番话实在是天下每个女人都爱听的。他知道朱泪儿现在绝不会再认为姬灵风是坏人了。

姬灵风又道：“男女之间的婚姻就像是钓鱼。拿钓竿的通常都是男人，女人偶尔拿一次也没有什么关系，反正愿者才会上钩的。你以为你钓着鱼时，那条鱼儿说不定也正以为他钓上了你哩。”

这时她已为俞佩玉和朱泪儿拍开了穴道，然后又将朱泪儿的手塞在俞佩玉手里，似真似假、似笑非笑地说道：“现在我将她交给你了。你若敢欺负她，小心我找你算帐。”

俞佩玉忽也一笑，道：“谢谢你。”

姬灵风像是怔了怔，道：“你也谢谢我？”

俞佩玉道：“我本来一直怕她想不开，现在才放心了。”

姬灵风笑道：“你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只怕在骂我，怪我教坏了你的老婆。”

俞佩玉淡淡道：“我怎会骂你？我只不过觉得有些奇怪而已。”

姬灵风道：“哦！”

俞佩玉道：“这里发生的事，你在十里外怎么知道的？”

姬灵风神秘地一笑，道：“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有只羊，

你吃肉，我吃肠……这故事你难道已经忘了么？”

俞佩玉似乎觉得有些好笑，道：“你以为我现在还会相信你懂得鸟语？”

姬灵风悠然道：“我若不懂得鸟语，你掉在那魔井中，有谁会救你？”

俞佩玉道：“但……但那是姬灵燕姑娘。”

姬灵风忽然大笑起来，道：“你怎知我不是姬灵燕？谁是姬灵风，谁是姬灵燕，你难道真能分得出么？你对我们又了解多少？”

俞佩玉怔在那里，只觉有些毛骨悚然。

他本来确信站在他面前的，必定是姬灵风，他本来确信姬灵燕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来的。

但现在，他却完全迷惑了。只因他对这姐妹两人，实在了解得不多。

姬灵风虽然精明能干，但姬灵燕的痴迷又焉知不是故意装出来的？

姬灵风瞪着他，一字字道：“你现在还能分得出我是谁么？”

俞佩玉叹了口气，苦笑道：“我本来分得出的，现在却越来越分不出了。”

姬灵风大笑道：“那么你现在就该知道，一个人自己觉得最有把握的事，往往就是他知道得最少的事。因为他太有把握了，所以就不会再去思索。”

俞佩玉反复咀嚼着她这几句话中的深意，竟不觉出了神。突听外面有人轻轻敲门，道：“有事禀报。”